

河南作家丛书

HENANZUOJIACONGSHU



丰村
小说选

丰村小说选

丰村著

责任编辑 陈杰

黄河文艺出版社出版

河南第一新华印刷厂印刷

河南省新华书店发行

850×1168毫米 32开本 9.875印张 227千字

1985年3月第1版 1985年3月第1次印刷

印数：1—10,560册

统一书号 10385·19 定价 1.85元



作者工作照

目 录

老干尖子当兵去了·····	(1)
望八里家·····	(51)
北方·····	(88)
单心眼的人·····	(125)
二混子的一生·····	(145)
张的之死·····	(161)
高家少爷回来了·····	(189)
好丈夫·····	(214)
雾漫漫·····	(234)
千山万水·····	(263)
答意大利《人与书》文学杂志问	
代跋·····	(308)

老干尖子当兵去了

一

老干尖子当兵去了。

二

老干尖子在行列的中间走着，踏着那不自主的颠簸的脚步，他的脸上挂满了兴奋和羞涩。干燥的猪肝色的嘴唇笑咧着。沉默的喜悦，好象很慌张地堆满在嘴角和眼窝里。粗得象硬麻一样的眉毛，喜洋洋地摊开，仿佛在了望似的颤动着。他的眼睛放射着生动有力的光辉，但是，在那跃动的光辉里面，充满着骄傲而不自然的残破光芒，构成了他那闪动不定的，一会盯住高高的屋檐，一会又了望着远远的天空的目光。

老干尖子心里努力想压没这一股按捺不住的兴奋和羞涩。他抖着两个肩膀想道：

“这是为啥？×他个小妮子！俺不能当兵么？”

他很想镇静下来。但是，他的心一个劲地鼓荡着、发着焦热，他不能够静下来。于是，他脸上的那酱紫色接着又加厚了一层。

他瞥视着屋檐和树梢的眼睛，忽然觉得无处眺望，就移到前一队伍那个同志的屁股上去了。他不敢抬头了。

他心里是那么沸腾腾的，迈着深浅不匀的步子，背在肩头上的那枝“太原造”大枪，他觉得无论如何也不对劲，他来回调换着膀子，心里是一阵一阵的匆急，发着躁，热汗从帽子底下冒着气。于是，他那酱紫色脸上蒙上了一层渗杂着蒸气的水色的光彩。

“×他个小妮子！‘快枪’比犁子还难背咧。”老干尖子心里说。“我两个肩膀扛过两架犁子，也没有这杆‘快枪’费劲哩！”

这么想，他心里的焦躁增加着，汗水象虫子一样，在他的脸上爬动着。他用手拉着袖头去擦一把，从手指缝里，他的眼睛勇敢而骄傲地透射出去，对着街道扫视一下。他觉得那一堆一堆的人都是目不转睛地望着他，都是向他噙着嘴谈论着。好象那爆炸的一股一股的笑声，仿佛也都是在笑他，他心里忽然涌起一股混沌沌的感觉，他恼愤地想道：“别小看俺老干尖子，”他歪着眼角瞥视了一下街道上的人们。“以后看呐！看您都算瞎不瞎眼喏？”

他埋住眼睛走着。大枪不住地调换着肩头。……

“拥护老干尖子当兵打日本！”一个少先队用响着铜音的哨子般的声音喊着，跟着这行进的行列欢跳着脚步。

“欢送老干尖子——新战士！”另一个孩子附和着大叫。

听到这声音，老干尖子的心弦就感觉紧得慌。他头痛似的皱锁着眉头，歪过眼睛，恶狠狠地望望那两个又蹦又跳的孩子，报怨似的声音响在嗓眼里：

“这些小鳖羔！论辈他该喊我爷爷，现在，他却趑趄着来戏弄

俺！×他小妮子！……”

他羞愤着。一张脸变成了老红薯色。他的眉毛一阵一阵向上扬，眼睛象牛一样圆张起来了。

“您滚回家里去吧！”他恼怒着大叫。慌张地把大枪换了一个膀子。“屎皮子没退掉，能叫唤出个啥东西？”

“都是在欢送你，黄金仓同志！这是一件好事情哩。”和他并排走着的右面那个同志说。“你该到外面去和他们告别，给他们感谢和回答呢。”

老干尖子不以为然地望望那个同志，好象他觉得这完全是一种多嘴。

“您不知道，”他急促地说。忽然，他又改口说：“同志你叫啥‘大号’？”

“我叫宋石！”那个同志眯着两眼笑着答。

“您哪里知道俺的事呢？宋石同志？俺村里的人，大大小小碰事都好逗俺的笑话，这事，您不知道。”老干尖子停一停，象喝酒似的费力咽了一口唾液。“在刚才，宋石同志，在那个大会上，您还看不出来么？那不全是拿俺当玩意么？为啥要生法耍俺的好看呐？”

“你们村里没有开过欢送新战士大会么？”宋石惊愕地问。

“我也不知道咧。”老干尖子冷淡淡地说。“可是，”他歪着眼睛望望宋石，同时抖动着两个肩膀。“会是开过很多的啦，‘俺家里’常常跑着去开这会那会，日日夜夜唧喳着这会那会，可是，俺，宋石！俺是啥会都不去的哇！俺觉得那啥会是啥事都不当哩！你别笑俺，宋石同志，实话说吧，平素一句话的事，要拿到啥会上去，那一天一夜的工夫，也不会商量到头

咧。”

“你的意思我明白，黄同志，”宋石笑着。“可是，欢送你上前线的大会，却是你的光荣！”

“您说那光荣啥？”他摸索着把大枪换到另一个肩上去，瞪着期望的眼睛望着宋石。又说：“要说都跟俺相好，心里跟俺有点近味，想给俺饯个行，怎么饯不了呢？您说咱，咱又不论这那，打上二两酒，拉个半夜三更，这不都是很好么？为啥要吵吵叫叫，‘送老干尖子上前线！’这叫干啥？我说去当兵，俺还能不跟着大队走么？您说那轰哇轰的算是唱的哪出戏？这不都是想叫俺去耍小丑么？是不是，宋石？”

“这完全是误会啦！”宋石笑着说。

“误会？”他固执地摇摇头说：“不是。您不知道，宋石同志！您说，全村里的人哪个不知道俺不会说话？哪个不知道俺没有说过话？可是，您没有看见么？宋石同志？在那个大会上就非叫俺说话不行！想着在咱队长面前耍俺丢人！要不是队长来‘圆落’下场，俺真是下不来台咧！那俺就说不定要丢啥笑话啦。你不信么？俺没念过书，没问过啥公事，俺能会说个啥？说实在话，俺也不行，俺比不上农救会那个二国良，比不上妇救会那个花布衫子有名的巧嘴，比不上少先队那胎毛没退净的孩子，——俺也不愿比他们，宋石同志！俗话说过：‘老鼠钻进炕洞里，各有各的门道走。’俺不指望说话吃饭，俺的日子俺有俺的过法，可是，现在，就想逗俺的笑话，拿俺的丢人呢。俺心里还会有个顺当么？”

“是的。”宋石冷静地点着头。“咱们走出村子好好谈谈吧。”

“好，好。”老干尖子高兴着松了松两个肩膀。“俺愿意把

俺的话都说给您听，连队长俺也想叫他听听咧。”

这么着，老干尖子那内心的轻快的喜悦爬满脸面了。他松松两个肩膀，好好背了背大枪。他的眼睛充盈着傲然的光影，此刻，老干尖子在他的心的深处好象发掘到了一股新的热情，这热情使他感觉到他和这新的一伙结合了。

“不是么，”他想。“我不该也走得有劲点么？”

他好象记得他应该压着肚子把胸脯拿出来。他抓着大枪的手用劲握着，渗出水淋淋的手汗。

他的脸很严肃，眼睛平平地正视着前方。笑纹剧动着，心里是一片紧密的静穆。他的眼角无意扫视着一排排的街屋，扫视着一张张好象羡慕似的默笑的人脸，忽然，他觉得这些人，这些街屋对他发生了一种亲密的情谊似的，他投送着恋恋不舍的告别的眼光。他想和他们打一打招呼，但是，此刻，他的兴奋的心境，使他想不出一句好的话说，他只能那末干干地笑着。

他踏着坚实而稳重的脚步走着，他心里好象要开始想一件满意的心事似的沉静。但是，一个熟习的女人的声音使他匆忙回过头去，原来是他的老婆和队长在热切地谈着话，于是，他的沉静的心顿时被搅乱了。

“这个臭娘们！”他心里骂。“她把那种不能见人的家务事对队长说，想来败坏我么？”

“你趲着队长同志有啥话唠道？”他侧过身站在当路上，大声暴怒着。“你还不回家去？你回家去呗！”

“我不放心你！”他老婆尖叫着。“你那个脾气总是挂着我的心咧。”说罢，他的老婆欢喜地望了他几眼。

“回家去呗，你！你一个女人家能道道个啥事？”老干尖子焦急着。“你快回家呗！……队长，叫她回去！”

队长连连点头笑着走了。他的老婆仍然默笑着，站着。随后，她就伸出一只手喊道：

“我叫你好好听队长的话！你可不要使你那牛脾气！……队长！你要好好管教他呀！……”

“啥事都有你多嘴，”老干尖子愤愤自语着。“你要不多嘴就能害个舌根病死么？”

老干尖子想着他老婆的心事，愤然走着，忽然又站住了。

“队长同志！”他急躁地叫。“你可不要听‘俺家里’的话，女人家说不出啥好事来，您可不要信哇！”

队长向他笑一笑。他好象不满足，羞愤的神色挂满了他的脸。

长长的行列，向着街的尽头跃动着。……

老干尖子想着所有的乱搅的心事，迟疑地迈着步。

“老干弟！”一个喘急的声音喊。“老干弟！……”

老干尖子愕然回过头去，原来是他的老“相好”财喜慌慌张张地跑过来。

“有啥事？财喜哥？”

“你真要当兵去么？”财喜发呛地喘着气。“你真要走么？”

“真要走。”他答。“有啥事么？”

“看！”财喜瞪着有些着急的眼睛说：“以前你没有对我说过你要当兵，而这几天我去别处送公事，你今天就要走啦，我不能欢送你，也没有给你钱个行，咱们这老弟兄，可怎么好呢？”

“咱弟兄们有啥呢？还在乎这么？”

“不是那，老干弟！”财喜用力压着咳嗽说。“咱弟兄俩是常拉活的人，你一走……”

老干尖子被依恋的旧情缠绕得沉默了。他沉思地扣着脸，茫然闪着双眼，猪肝色的嘴唇紧封了。

财喜一手搔抓着头皮，站着，也被感染得沉默了一会。

“现在啥话也说不及啦！”财喜说。“那么吧，你走吧！等你打胜仗回来，咱再大喝大拉一场吧。你走吧！……”

“不慌！我有点事。”老干尖子一手按住宋石的胸脯。

“你站一站，宋石同志！叫我过去。”老干尖子走出了队伍，拉着财喜的手远远走开几步，就蹲下来了。

“在俺爹手里，”老干尖子扫着眼睛，压低了声音说：“‘老洋狗’买通县官强占俺三亩地，把俺爹气死，这事你知道呢？”

“我知道，你说吧。”

“现在‘老洋狗’跑城里去当了汉奸，他的家产听说上边要充公啦，不是说‘老洋狗’欠谁家东西都要还么？俺这地得叫‘俺家里’要过来！你老哥要好好对‘俺家里’说。”

“这当然能办到，”财喜说。“你这一当兵更好办哩。”

“为啥？”

“为啥？你不知道么？不是优待抗属么？”财喜用手指在地面上画着圈圈儿。“你去抗日，大伙不优待你么？”

“那哟？”老干尖子惊叫着，用肩膀靠靠财喜，低声说：“你说能多……”

“还有别的事么？”财喜眼睛斜视着行进的部队，停了一会又问他。

老干尖子紧紧皱着双眉，沉思着。

“还有，财喜哥！”老干尖子放粗了声音。“咱这儿那年过兵要粮草，‘老洋狗’就有这么个狠心眼！兵走了，粮草就算他

的了！真是没有天理的事！‘老洋狗’坑害俺坑害了几辈啦！”

“还愁和他算账么？”财喜站起来，拍拍屁股说。

“那真！”老干尖子咬着牙齿。“俺这回当兵……”

两个人恋恋不舍地沉默了一会就分了手。老干尖子撒脚跑去追赶部队。老远老远，他又回过头来喊着：

“可不要忘了俺的事，财喜哥！……”

跳动的枪托，紧紧地擦着他的大腿发响。……

三

葱蔚的村落，在铺满金粒似的麦浪里熟睡着。

白杨树撑着高高的绿棚，喜眯眯而又醉醺醺地探着头，窥望着一望无边的黄金色的麦浪和原野。

太阳在浅蓝色的透明的天上高高挂着，满心满意地工作着。——它倾注着星碎的金粒的光点，贪馋似的浴着麦野，在流动一般的麦浪里闪耀着。

麦熟的沁人心肺的香气，默默地向村落里飘流。

丰收向着朴实的人心，弹着弦琴似的召唤的声音。……

农民们难耐的喜悦堆积在脸面上。心里是乐得发慌的忙迫：辗着打麦场，磨着新买的临清镰刀，拧着“草腰”，又修着桑杈。……迎接一个好年成，就要换些新农具，于是，日夜忙着，修整着。……

树荫下，农民们乘着风工作着，喋喋不休地谈论着庄稼和年成，土地和牲口，农具和工作。黄来福——老干尖子的爹，嗓眼里唱着“毛净”的声音拧着“草腰”，脸上铺着喜悦的沉静。两手满满沾染着发腐的草黄色。

“老财迷”拿着没有钉好的镰刀，慌里慌张从家里跑出来，驼背把他压得难过似的喘着气。

“来福！”他匆急地喊，眼睛又望一望镰刀。“来福！”

“紧着做啥呢？”黄来福昂着脖子问。两手还在拧着“草腰”。

“看你那牛皮性子！”他埋怨着。“您‘家里’临产啦！你快跑去找刘大娘来接生吧！”

许多人用着抑扬不分的声音，向黄来福说着戏弄的贺言，黄来福那结实的脸面上，顿时涌流着一阵云翼似的红潮。他羞怯得没有看谁一眼，就封紧着显然欢笑的大脸走开了。

“老财迷”带着慌张而着急的神气，跑到树荫下，眼睛扫着地，两手把镰刀插在背后，仔仔细细地捡拾着拆乱的麦秸。心里又匆忙又烦恼，假若黄来福——他那个壮年儿子还在跟前的话，他准会骂他一顿的。

“该喝您的喜酒啦，‘老财迷’！”有人说。

“老财迷”好象没有听见似的，他结实地沉着气，紧急地捡拾着麦秸。然后，他把拧好的“草腰”一根一根打在臂弯里，再去捡着草叶。

“老财迷”用着扫帚似的眼睛，把那地面扫了又扫，看着再也没有什么可拾的时候，他才肯离开树荫向家里走去。

“俺来福，眼看就是孩子爹啦，还小不？”他走着，小声小气埋怨着。“还不知道啥中用！哎，这叫人家拾走，人家不会烧锅么？”

“老财迷”走回家里，努力想找出一件事情做，但，什么事好象都不重要了，而想做的事，却又忘记得干干净净似的，他只是慌张着，他从自己房里走到院里，在院里望着远远的树尖，瞧

一会就又走回屋里去。正想坐在门坎上吸袋烟的时候，一声微弱的听来又是刺耳的小孩子的哭声喷射过来，他的心狠狠地震动了一下，急急忙忙提着脚尖走到毛草塞得严密密的窗下，耐不住劲似的歪着头问道：

“是个男小子？还是？……”

“好孙子。”是他老伴的病弱的声音。

“您小心！”“老财迷”在窗子外面嘱托着。“您小心！您好好看看那小子的手，有几个‘粮旋’子，有几个‘簸箕’？”

“我早看过啦，”他的老伴说。“可是，看不清。”

“您不会用唾沫洗洗他的手么？”他着急似的叫着。“用唾沫擦干净他的手，再好好看一遍。”

“老财迷”倾听似的沉着脸，呆着。喜气洋洋的气流，一阵一阵地洗浴着他。

“嗯，您听吧！”他老伴的病弱的声音快活着。“‘扁墩’，‘圆旋子’一共是十个咧。”

“没有一个‘簸箕’么？”

他的老伴好象重新又看了一遍似的，迟了一会说：

“半个也没有哇。”

“那好！”他惊喜地叫着。“这孩子生个财气命！”

说罢，“老财迷”咬着烟袋走到街上去。他的驼背轻快地摇动着。欢喜把他脸上的皱纹驱逐到眼角和眉头上去了。他那干燥的零乱的胡子静静地颤索着。他用力想把驼背伸直起来，但是，他只能够高高地昂着脖子，眼睛蒙上了一层欢喜的云，他走到树荫下面。

“道你的喜啦，‘老财迷’！生个孙子么？”

“嘿嘿，不错！留个根！这算有个靠头啦。”

第三天，当给他的孙子起名的时候，“老财迷”和他的老伴发

生了争执。他的老伴带着忧虑的病弱的声音，埋怨而又胆怯似的说：

“你好好想想吧！咱爹娘都活了多大呢？咱爷爷奶奶活了多大呢？咱两个，哎，我还不到五十五岁，就不行啦！是不是？咱们家里不主寿，咱该给孩子起个寿气名咧。”

“你就会说主寿，主寿！主寿人能不死么？”“老财迷”烦躁着发脾气。“这孩子生来带个财气命，又生在这个好年成，还用说么？孩子生个财主命，就该起个财主的名咧。”

“你不要吵闲嘴啦，”黄来福插嘴说。“咱们穷人家，孩子念不起书，叫狗叫猫不都行么？”

“胡说！”“老财迷”愤愤地望他儿子几眼，随后就眯起眼睛念佛似的说：“两手旋子墩满粮，十年丰收金满仓。很合辙，一百成的财气，对啦！”他忽然放大声音。“就叫金仓吧！”

“老财迷”望着他们一家人，满心满意地摇着烟袋继续说：

“天底下啥会比金子宝贵？世界上有啥能比作财主好？家富金满仓，是不是？咱这孩子就叫金仓，这是谁驳也驳不倒的好名！加上咱这黄姓，孩子的财运是走不差咧！”

黄金仓在这么一个家庭里打着滚生长着。从他只会瞪着两只小眼睛看人，到他会吧嗒吧嗒跑路，后来，又抓着爷爷的后衣襟在田野里走，“老财迷”也总是教训着一句话：

“长大多要几亩地！长大作个大财主好咧！”

孩子把这话好象在向自己心里刻一样记着，沉默着。他仿佛有了这个感觉而同时就下了决心似的。

但是，不久，“老财迷”被刘登峰——“老洋狗”他爹控告了。刘财主家里被盗了，财主家想捉拿这盗贼想了三天，忽然一口咬定说是“老财迷”了。于是“老财迷”和黄来福都被抓到县衙门

里去了，在官房里坐着，差不多天天挨板子。后来，受了五百吊钱的罚款，而且给财主家磕头放鞭炮才算了事。

“老财迷”就在那一年上，在他老伴“四七”那天就疯疯癫癫地死了。

家业就象老房屋倒塌似的败落下来了。

黄来福整天闪着仿佛是冤枉似的眼睛沉默着，常常叹息。锁紧的眉头埋着两眼，说：

“金仓！咱啥时候能把日子过得象你爷爷手里那时光？不多做活能行不？人家欺侮咱，咱不哼，他再厉害，能不叫咱做庄稼活么？”

金仓觉得没有话说似的沉着脸。他那年轻的心里好象在推想道：

“财主家那成顷成顷的地是做活做的？旁人就不能做活做成财主么？”

他那强硬的明朗朗的眼睛闪着，就如野牛一般工作起来了。——黄金仓从小就是一个好庄稼手，他的力气，就如他的个子和年龄一样同庄稼活拚着，越拼越大了。他生成一个满身满脸力气的黑汉子，肌肉在两只肩膀上打着硬结，脊背长平起来。

黄来福却象深秋野草似的，一阵一阵地衰老着，皱纹在干枯的脸面上布成了乱网。身子干瘦，腰板也深深地弯起来了。但是，他仍然念念不忘似的教训他的儿子：

“庄稼人是活在庄稼活上，日子也是发在庄稼活上，金仓！”他响着平平的呛喘的声音说。“要想把日子过发，金仓！只靠多做活，要不，可指望啥？……”

可是，歉收年景那一年的年尾上，“老洋狗”家里请来了远地的“阴阳仙”看“风水”了。“阴阳仙”穿着散放着臭汗、带着油渍

光亮的大袍，胸前挂着漆皮破脱得露着硬马粪纸的眼镜盒。两只手腕上挂着两盘念珠，老花眼镜从眼窝几乎要脱滑到鼻尖上去。眼睛从眼镜上边向上望着，说话用着女人的声音，细弱而颤抖。

“老洋狗”用着三条骡子的马车，把“阴阳仙”送到坟地上去。他下车来马上沿着坟场走一圈，怀疑似的四处望望，小声小气地咳嗽着，到各处去察看一番，就把眉头皱紧了。

“怎么样？先生！这坟上？还好么？”“老洋狗”带着用惯的城里的绅士态度，和和气气，一句话也说不完整地问着。

“阴阳仙”咽着唾沫点点头。最后他用着女人的声音说：

“很好。可是，”他又怀疑地向四方望望。“这地方主富，主寿，主贵，可是，‘风水’的主流是靠着这坟地的南半边。”

“靠南？怎么样？不好么？”“老洋狗”担心地问。

“不是。”“阴阳仙”摇摇头，他的头轻得好象要脱落的。“南边这一小块地要是财主家的就好啦！不然，”他歪着头，好象要和“老洋狗”讲理似的，嘴唇品了几下子。“那地的主家要是一埋坟，您的好‘风水’就被夺跑啦！”

“老洋狗”两眉象是要堆到一起似的皱了一下，用手抓了一阵头皮，就和“阴阳仙”坐上马车回家了。

第二天，“老洋狗”进了城，一直住了一个多月才回来。

春天，“老洋狗”的长工就套上骡子把那靠坟南边一小块田地犁成他的了。地的主人——黄来福气得一句话也说不出地去找“老洋狗”，“老洋狗”说：

“怎么？您又变卦么？您看我这新地契？”

“地契？”黄来福那发傻的眼睛看着那盖有大红印的地契纸，忽然就放声大哭起来。

“你没有卖过么？嘿嘿，”“老洋狗”冷笑着。